

从“第0世界”到“第四世界”

AI时代算力霸权下的人类分野与人民本位的文明重构

红宇宙 (TIANXIA.RED) | 二〇二六年

一、序言：AI文明迭代背后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叙事

当下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，全球科技顶层正在重塑人类文明的底层秩序与组织形式。2026年1月，瑞士达沃斯，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·阿莫迪在一场专访中，为一个正在成型的世界取了名字——第0世界（Zeroth World）。在他的描述里，那是一个约一千万人的经济体：七百万聚在硅谷，三百万散落全球其余枢纽；圈层内部GDP增速可以高达50%，圈外世界只有5%—10%；与此同时，是10%—20%的失业。

他把这幅图景称为噩梦，称为反乌托邦。

我们注意到这个命名的诚实——连提出者自己都称之为噩梦。但我们更注意到另一件事：在这样的叙述里，噩梦不再是“需要被否定的事”，而变成了“需要被管理的趋势”。剩下的问题被压缩成一句话——怎么给被落下的人发钱。

于是就有了这篇论文。我们不打算讨论如何管理这个噩梦。我们要讨论的是：凭什么接受它作为前提。

与第0世界的圈层割裂、精英垄断完全相反，我所提出的第四世界（The Fourth World），立足中华千年民本思想、天下为公的大同哲学、以人为本的生命观，旨在为AI时代重构一种属于全体人民的文明范式。

二者同样以“世界”为名，同样锚定AI文明的终极形态，却在划分单位、组织方式、熵的走向、文明归宿上形成彻底对立。一个用算力划线，把人类重新排序；一个用人心划线，把人民重新联合。这不是简单的概念名称差异，而是AI时代两种世界秩序、两种社会形态、两种人类命运的终极分野。

二、西方“第0世界”的隐秘本质与结构性危机

第0世界不只是一份经济预测，它是一种世界观。要看清它，先要看清它的三个动作。

1. 底层逻辑：算力垄断催生的新型等级社会

第0世界的本质，是AI算力霸权、技术精英特权、资本顶层垄断催生的新型等级体系，是资本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极致升级与隐秘异化。

它并不诉诸强制，而是置换尺度——把衡量人的标准，从“人”换成了“机器”。它的内核是三个动作。

换尺子——工业时代衡量一个人的尺度是劳动、协作与创造，所以社会必须普及教育、给出代表权、建立福利，因为大生产“需要你”。第0世界换了一把尺子：算力。人不再是财富的必要环节，而成了可以被算法优化的成本项。

划边界——它用“是否接入核心算力”取代了国界，划出一个超越国家的封闭圈层。圈内是“数字油田”的主人，圈外是数据与电力的提供者。这不再是贫富之分，而是被需要与被弃置之分。

定宿命——它把这种分层叙述为技术的必然。阿莫迪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干脆：“意识形态将无法在技术的本质面前生存。”（Ideology will not survive the nature of this technology.）

传统人类社会仅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划分；而第0世界的诞生，直接在一切既有阶级之上，搭建了一个超脱世俗、自成闭环、绝对垄断、无处不在的顶层精英新阶级。

在旧世界里，资本需要劳动，所以劳动者尚有一席之地；在第0世界里，算力可以替代劳动，于是“人”第一次变得可以被整体省略。这是比剥削更深一层的否定——剥削还需要你存在，省略则不需要。

2. 阶层固化：从“无用阶级”到“被除名的人”

在第0世界的叙事体系中，人类被重新划分为三级固化阶层：

顶层 第0世界精英阶级——独占AI红利、掌控文明走向、拥有无限生命延伸与能力跃迁的特权群体；

中层 传统资产阶级——拥有资本但无核心技术话语权，逐步被AI时代边缘化；

底层 无用阶级——被AI生产力彻底替代，丧失社会价值、丧失成长机会、丧失文明参与权。

这是比传统资本主义更残酷的形态。传统资本剥削，尚且保留普通人的劳动价值与上升通道；而第0世界的技术垄断，直接剥夺普通人的时代入场券。它并非显性的压迫，而是隐性的淘汰——你并非不够努力，而是圈层规则注定你不配拥有AI红利、不配拥有自我超越、不配拥有生命升级的机会。

但真正的危险还要更深一层：当“人不再被需要”，被删掉的不只是收入，而是“被看见”的资格。一个不再被需要的群体，最终会从叙述里消失。这才是“无用阶级”这个词最冷酷的地方——它不是描述

一种处境，而是取消一种存在。

于是，世界被切成两种时间：塔尖的人在延长生命、跃迁能力，塔基的人在等待通知。前者拥有未来，后者只剩下倒计时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把“算力即尺度”的逻辑推到底之后，唯一可能的结局。

3. 热力学判决：局部极熵减，整体极熵增

第0世界完全遵循西方资本的功利逻辑与丛林法则，却把它包装成中立的“技术趋势”。要判断它的结局，不必诉诸道德，只需诉诸热力学。

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：一个系统里若某处极度有序，必有另一处承担了更大的混乱——熵从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

第0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系统。它把算力、资本与注意力高度压缩在塔尖，在极小的范围内实现近乎完美的秩序；而这份秩序的代价，被精确地转嫁给了塔基——数十亿人的职业生涯失去锚点，社区失去凝聚力，世代之间失去信任。

在它内部，一切都在熵减；在它外面，一切都在熵增。而内部熵减、外部熵增的系统不可能稳定——因为系统没有“外面”。塔基的崩塌，最终会把塔尖一起带走。

这不是道德判断，这是结构判断。

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——《道德经》第七十七章

第0世界是“人之道”的极致实现：它把从塔基抽走的秩序，全部堆在了塔尖。而所有这样做的系统，最终都死于同一个原因——它忘了自己也是系统的一部分。

三、东方“第四世界”的人民本位思想与天下大同内核

与第0世界的圈层割裂、精英垄断完全相反，第四世界是根植于中华民本思想、东方天下哲学、人民创造历史理念的AI时代全新世界范式，是真正以人民为本、众生共创、无壁垒、无特权的文明新解。

1. 「四」的哲学重构：谦卑的序号，续写而非例外

1974年，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：美国、苏联是第一世界；日本、西欧、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；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。同年4月，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，向世界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。

那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分层——它回答的问题是：谁在压迫，谁被压迫，谁可以争取。

半个世纪后，第0世界用算力替换了国家，用技术替换了地缘。它的新意在于尺子变了；它的危险也在于尺子变了——因为当尺子变成算力，全世界的人就都被量成了同一个数字，然后按大小排序。

但两种划分法错在同一处：它们都把人类当作被划分的对象，而不是划分世界的主体。

所以我们要提出第四世界。

第一世界、第二世界、第三世界，用国界划线；第四世界，用人心划线。它不划分疆土，它认领同类。

一个用词的细节，藏着两种世界的全部区别：“零”是一个僭越的序号——它宣称自己站在一切之前、一切之上，凌驾于既有秩序之外；“四”是一个谦卑的序号——它老老实实排在“三”的后面，承认自己是历史的续写者，而不是历史的例外。

一个要凌驾于人类之上，一个要站在人民之中。这就是第0世界与第四世界的第一次分野。

2. 核心底色：以人民为本，用人心划线

第四世界的第一核心要义：彻底的人民本位。

西方第0世界以「技术、资本、圈层」为本，优先满足少数精英；东方第四世界以「人民」为绝对核心，无论国籍、无论阶层、无论财富、无论身份，一切正义的、善良的人都是它的成员。

它不否认前三个世界的存在，而是接续它们——它把“谁被压迫”的追问，推进到“谁在创造”。它不是一块疆土，而是世界上一切择善而从者的联合。

毛泽东说：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最磅礴的力量、最深沉的智慧，从来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而在亿万人的双手与心中。

第0世界把智慧交给算力，第四世界把智慧交还给人民。以人为本、为人民服务，是微观的起点，也是唯一的尺度。

3. 文明根基：从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

第四世界深度承载了天下为公、天下大同、民为邦本的中华顶级哲学底蕴。它有三重来源，指向同一件事。

来自中华的天下观——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两千五百年前，中国人就已经不把世界理解为“我的”或“你的”，而是“公”的。这份“公”，一路走到今天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——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天下，而是所有人的天下。天下为公是宏观的起点，天下大同是宏观的归宿。

来自人民史观——最磅礴的力量、最深沉的智慧，从来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而在亿万人的双手与心中。以人为本、为人民服务，是微观的起点，也是唯一的尺度。

来自对“向上”的理解——从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组织，到一个民族、一个文明、整个人类，任何一个系统要对抗混乱，都必须向上生长。层级越高，能够调动的秩序越多，熵减的责任就越大。第0世界的位置最高，却把熵减只留给自己；第四世界的位置同样高，却把熵减一路向下分享。谁承担了更大范围的熵减，谁才有资格站在更高处。

由此，第四世界的主张可以凝为四条：

- **拒绝算力垄断**，主张红利全民共享；
- **拒绝阶层固化**，主张人人皆可创造；
- **拒绝被除名**，主张人人皆有位置；
- **拒绝精英特权**，主张众生平等、万类共生。

三重升维，是第四世界对旧世界的回答。

格局的升维——从“一国之内”，到“天之下”。把世界的成果，还给创造它的全体人民。

时间的升维——从“一到两年的技术窗口”，到“千年的文明尺度”。不为一个财报周期设计世界。

机制的升维——从“讨论如何分配残羹”，到“设计如何共同创造”。不是分饼，是把烤炉交到每个人手里。

四、两种世界秩序的底层分野

同一份“秩序”，堆在塔尖会溢出成混乱；铺满全网，才是稳定。逐项对读，分野自明。

1. 划分单位的根本对立

第0世界

算力

接入核心算力者与未接入者，划出超越国界的封闭圈层。人被量成同一个数字，然后按大小排序，是资本科技的利己叙事。

第四世界

人民

一切择善而从者的联合，用人心而非疆土划分世界。它以连接对抗割裂，以共创对抗独占，是东方文明的人民叙事。

2. 组织方式的根本对立

第0世界

塔尖的闭环

靠“封闭”运作：加密光纤、封闭闭环、技术壁垒。圈层越紧，看似越强，实则越收缩越脆弱。

第四世界

星火的网络

靠“流动”运作：连接、扩散、穿越。它不做据点，做连接。闭合的环会收缩，开放的网会长大。

3. 熵的走向的根本对立

第0世界

局部极熵减，整体极熵增

秩序堆在塔尖，混乱转嫁给塔基。终局是反乌托邦，是文明的整体撕裂。

第四世界

全域熵减

秩序一路向下分享，把创造的能力交到每个人手里。终局是天下大同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看这张对读，有一点必须说清楚——

第0世界不是被打倒的，而是被绕过的。噩梦之所以成为噩梦，是因为人们以为没有别的选择。当另一条路真实存在、并且有人真的在走，噩梦就失去了它最有力的东西——必然性。

五、时代升华：第四世界，AI时代属于人民的文明新路

世界观要落地，必须有方法。第四世界的方法，叫红客。

红客，是以数字为手段、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者。以数护红，以正传魂。

- 不是黑客**——黑客攻破系统，红客重建连接。前者的力量在于破坏，后者的力量在于组织。
- 不是键盘侠**——键盘侠消耗情绪，红客生产内容。前者在评论区结束，后者在现实里开始。
- 是方法，不是身份**——第四世界不是要建立一支军队，而是要建立一张网。红客是网络中的流动性力量。

第四世界有两类节点。一类是固定的——红色坐标：韶山、井冈山、延安、西柏坡……这些地方不是风景，是精神的发电站。它们星罗棋布地钉在土地上，把信仰变成可以站进去的空间。一类是流动的——红客：他们不固定在某一处，他们在网络里串联这些坐标，把每一次抵达变成一次传火。

过去，两件事各自发生，互不相通：人到了韶山，感动三天，回去就散了；红客在网上发声，却落不到坚实的土地上。第四世界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两者第一次焊在一起——让固定的圣地，成为流动网络的中枢节点；让流动的红客，成为圣地在数字世界的延长线。

一个游客进来，带着信仰出去，成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，这就完成了一次跃迁：

- L1 访客** 走进来的人，带着一次相遇离开；
- L2 红客** 把相遇变成内容，让故事穿过算法，抵达下一个陌生人；
- L3 创客** 在圣地做出东西，让信仰长出可交付的形状；
- L4 共创者** 把资源、渠道与信任投进来，成为网络的一个结。

这不是一个基地的生意，这是一张网的第一个结。如果韶山跑通了，这套结构就可以被复制：每一座红色圣地，都可以成为一颗星火。

第0世界说：算力是新的垄断，它让领先者更快领先，让落后者更快落后。第四世界说：算力也是新的平权工具。

一个在韶山村长大的年轻人，过去要创办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品牌，需要资本、渠道、团队、城市。今天，他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台设备、一个想法，和一次被看见的机会。AI第一次让“个体充分发展”从口号变成了技术上的可能性。

但可能不等于现实。技术只会放大既有的结构——它放大垄断，也放大共享，取决于它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。而要让“可执行”变成“可受益”，需要三样东西，中国恰好都有。

文化——中国有天下观，一个不把“他者”当“外人”的传统。全世界的AI叙事里，只有它天然地指向“共同”，而不是“分界”。

制度——中国的制度以人民为中心，AI的成果有渠道流向绝大多数人，而不是停在一千万人的闭环里。

道路——共同富裕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条已被写入国家目标的方向。它正是第0世界的反面。

这就是为什么说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，是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。民族的，终将是世界的。

结语

第0世界给出的，是一个顶点——一千万人站在人类之上。第四世界给出的，是一条道路——从人人都可以站上去的地方出发。

当AI奇点降临人间，真正的文明进步，从来不是少数人的飞升，而是全人类的共生；从来不是圈层的固化，而是人民的重生；从来不是算力的狂欢，而是人本的归位。

第0世界，割裂人类；第四世界，联合人民。

以东方哲思破技术霸权，以人民本位破精英垄断，以天下大同破圈层利己。

第四世界，是AI时代最公平、最开放、最宏大、最终极的人类未来。

它宣告：AI不为少数特权而生，而为万千凡人而来；世界不为圈层割裂而进，而为天下大同而兴。

聚天下红客，燃数字星火。以数护红，以正传魂。

人民万岁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，是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。只有人民的世界，才是世界人民的。

全文完 | 从“第0世界”到“第四世界”

网页版按原文逐段排版，便于检索与分享。如需引用、打印或留存，请使用 PDF 原文。